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七

書六

與沈尹同

弟履祥鄉從厥修渝安兩兄備聞道誼季秋經滸上特叩絳帷適緣日暮未遑細聆教益時懷闕如然仁兄深潛之氣精切之功已略得其一二足爲弟浮惰之藥石矣嗣是手教遠頒虛懷下問又何其不擇人而施也方有山陰之行久失報命罪何可言弟生於陋鄉幼失先人之教碌碌流俗既四十有餘歲而於道理茫乎未之有聞而復動而成過反躬自問無一可以不疚於心者誠天地間罪大眚

積之人何足以辱君子之垂憫而貴里同志諸兄謬加稱許至勤仁兄綣綣之誠哉顧以厚誼不可不答因敢竭其愚心而以夙昔所聞於師友而未之能行者爲兄敬陳其略而惟仁兄之教正焉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志卑而氣弱惟其志之卑則以聖賢之事謂非己之所能爲而浸淫於流俗之是安惟其氣之弱是以雖知義理之當爲而吝於改過怯於遷善撫是二患矣則或矜己而自大浮夸而無實是皆暴棄之根而雖有小善終亦必亡者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仁義之心而已所謂民之秉彝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但人不能充長此心而求得其本然之正

是以或牿於形氣之私或溺於習俗之敝則雖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知也中庸示其功於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大學要其指於慎獨無非欲求得其本心之正而已由是而見之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則所謂心正而身修也由是而達之五常百行則所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亦無非是也君子修之吉則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也小人悖之凶則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也所以功夫只在一念之微時存時省而古之聖賢所爲惟日孳孳不知老之將至也仁兄資旣賦其高明年復當夫英少而又重之以篤志受之以虛懷於學問之道如乘駃騠而驟康莊也斯文之任端

有所賴統惟珍重自勉天地之心雖當陰凝龍戰之日而一陽已潛回於九地之下自有生民以來終無滅息之理幸與同志諸君子努力進修則世道之慶也儒者參贊之功要不外此濂洛之風被及百世其初亦自一人爲之此道不擇人而付是在豪傑之士以身承受而已厥修逾安諸兄雖云友也弟實心師之不相見兩閱月矣幷祈以是求正外告先師文一篇附呈教

與沈尹同

違別以來忽復二載去春遠辱手教碌碌未遑報命一月以前吳亘老見顧具述仁兄進德之勇益深健羨相隔之

地未及二舍相見之難等於燕粵人生幾何可勝溯游之感耶古人一年有一年功夫用一番功夫即有一番得力不審二載間仁兄功夫如何得力如何每承惠教謙下之意過深至於平日用功次第所得淺深未嘗示及仁兄自處厚矣區區望益之誠獨不蒙見照耶燮五兄下帷仁里筆劄往復差便幸時寄教言以策衰惰至禱至禱元龍敬可兩兄懷念殊切何日得放棹東來爲數日游亦同人之大願也不悉

答沈尹同　甲午

辱仁兄手教不及裁答既越歲矣始緣展讀之後渝安兄

索玩隨以寄去冬閒賤體病作奄尋歲月遂至失其原本書中所諭蓋已不復能憶不知所答然弟寡昧素無聞知亦何足以承兄之下問哉顧以進德之勇處懷之虛春秋之富資力之敏同志莫不推羨於兄而兄一不以是自有而賜遠問於寡昧無聞之弟且念去冬若竟一旦填於溝壑則終不得一言以報知己見問之誠幽幽之恨豈有極哉用是不揆鄙陋輒陳近見以當食芹之獻之萬一猶望仁兄批正而示以得失焉大抵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

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意誠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臆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之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

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卒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急急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戚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愼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儌倖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

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忠孝廉節之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知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者也所謂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

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仁兄高志實學其於古之聖賢誠有不難安驅而至弟之淺見知無足以益其高深特以求正之切不敢自嫌匿其所短惟仁兄進教之裁病餘生無任翹企

與沈尹同 乙未

一水遙隔相見殊希知兄與日俱新之益可爲衰暮鞭辟者當已至多不審筆劄之暇可能示教一二否傳聞時閱兄有親之喪未及往弔方爲闕然而石長兄述其殮時純從釋氏殊駭於耳時閱儒者卽不能諭其親於生前奚爲復從亂命處之非禮於死後乎斯亦吾等朋友之羞也往

者不諫願因仁兄獻言請以先王之禮葬勿終守夷俗之教則時閱於親爲幹蠱於身爲改過孝莫大矣世教大衰學者格物一段工夫置之不講而從事於空虛誕謾之說以爲高玄遂使其弊至此可爲痛心也去夏所奉一劄不記其語云何中間上達天德徐以俟之一語敝友聞而規正其失謹以附聞其餘戾於理道尚多幸兄不吝指切

與周鳴臯 壬寅

年來遠出相見既希及相見又勢不能久不獲盡所欲言懷之耿耿而已前晤季心兄言及兄曾過之道家問諸務季兄語兄以課子之事須命田地做慣他日析產數畝只

好夫婦傭作而食猶將不免飢寒不可不慮及也弟實聞之瞿然兩月以來時形歎息不知季兄之爲此言以兄不令諸子從師受學故進激厲之辭抑果爲兄忠告也以今舉世之人率事浮文圖利達徒喪其心術而無讀書之實季兄之言誠未爲過然爲未嘗從師受學之人謀則恐未免失之偏重也冀缺梁鴻未嘗不傭不耕以其非耕傭之人而耕傭故當時敬之異世慕之也若氓之蚩蚩荷鋤負耒不識禮義者比戶皆是矣主人握錢而呼於畔奔走就役十百爲羣使子若孫者俯首而儕侶其閒可謂亢宗否乎使父若兄者期望而成就乎此可謂貽謀之昌者乎況

此人情險惡風俗頹敗之日苟非識禮義知古今別情僞有以自立則一經侵侮一蹈機穽數畝者能保有不失乎若更進於數畝其不爲匹夫之璧者幾何矣十餘年來里中子弟或衣冠之後或素封之餘祖父所遺非不豐也未幾室廬田畝盡屬他人幷妻子非其有以身陷於刑戮者多見矣原其故雖緣子弟之不肖亦何莫非其父兄見小而不見大見近而不見遠失於敎誨使然哉兒讀書明義理自先世以降箕裘可知也其貽謀亦豈待商度而後決者夫古之人若倪公寬若范公仲淹若呂公蒙正諸人者其先世豈有遺財之足賴而亦何嘗有饘粥之産使之免

於飢寒哉顧子弟賢否如何耳弟初春及今謀於親知議於胷臆未得其策所為當食而歎臨臥而嗟蓋將以生兒六歲不能就傅縱與村兒嬉遂日就匪僻他日將無面目見先人而今日靦顏覥息亦何心以自對且對人乎餘人無論已朱氏有女何心自幼見許為婚若徒欲得不識字農夫異時卒其妻為人賃耕則上莊村左右豈遂無此快壻哉念與兄道義親戚俱當罄盡肝膈以相規益故備述之孝垂向常延師近以艱難諸子廢業其長者比之匪人幼者可見矣兄之長子年逾二十善狀無聞正學先生有言人才日衰少善保膝下兒念之徒有悲歎友孰厚於道

義親執加於兒女事均之一體惟吾儕其勉焉

此劄已照原稿錄出最後數紙中又得先生改筆較前尤覺精密於此見先生筆劄之微必改削盡善讀之誠不可不敬慎而精詳也璞謹識

與朱韞斯 乙巳 十初 字正思

前至石門意欲致一劄於左右不謂爾大既不在館而弟復急於返棹竟不及也相見春初忽已中夏日月空徂浩歎如何尊二人安否我兄困窮至此志氣不減往時眞可謂不失所亨者矣弟懦夫也嘗以仁兄自砥礪謂朋友觀摩之益宜如是而或者覆以爲戒夫在仁兄自爲進德之事則磊磊呼呼常有消融變化之道若在旁人不知自顧

云何而輒矢口訾議其勢不至於流俗不已也孟子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而他日則謂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此何意乎竊以爲就吾人本分而言固何必聖人而可師乎聞東漢諸君子之風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徒宋諸君子之風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今之學者立身未能彷彿古人之一二而好爲異論亦惑之甚矣爾大經此變故見其不苟亦所謂不幸之幸也但末俗易高惟仁兄教之益用努力鄔氏相卹之米已爲兄送去二斗兄可爲弟以二斗聊倪老嫂彼此困乏徒能申意而已弟秋冬之交婢子復有一産生男幸也生女又多一累矣尊嫂體氣近差健

否藥物不可已貧士又不能惟四製香附丸及益母膏所
費甚省容能辦此否二物俱有古方可按兄之宗祀孤危
極矣宜刻刻以此爲念莫爲莫致者天之命也養德養身
則在人所能爲願兄損刻厲嚴寒之氣長包荒樂易之情
未必非致命遂志之一義也均之困也弟則有若困於葛
藟兄則有若困於株木矣奈何

別楮

連日相對終覺堅彊迕物之意多至誠惻怛之意少
困阨久則猜防疑畏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然何可不推誠
而待物也以疑待人人盡可疑以不疑與人人盡可與李

忠定有言誠則明疑則暗

門內之治恩掩義義勝多至於傷恩詩美周王美其雝

而記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若家庭之間之其所親愛而

辟則易至於賊義之其所賤惡而辟則易至於賊恩賊義

則終吝賊恩則終凶俱不可不慎戒也

不以事物經心一語或以受益或以中病

諸葛武侯云惟學可以廣才吾人才智不生率是學問不

得力每思先友吳南村質美未學之語久而愈服康齋先

生日錄云知弗致已弗克何以學爲然則人安可不於不

知處求知不於難克處克將去也

與朱韞斯

前者所論別後終不能無嫌可者與不可者拒此兄有爲之言意將藥石辯也竊以子夏之言爲訓門人小子也然已不能無弊若夫子自有汎愛衆而親仁之訓矣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未世不可不慮也管甯王烈皆漢末賢者遯東時所論必以幼安爲是易稱君子不惡而嚴本義云天體無窮山高有限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吾人終身之憂只在已立身不能及君子之萬一何暇慮及小人之浼我哉況山藪藏疾川澤納汙人之度量自宜如此仁兄婞直自好鄙言固在所棄憶昔做鎮寓中曾述

鄙見以爲在今與人處世竊效古人同不軌俗異不傷物之指以爲苟全性命之計不見成德非惟無德可見儉德辟難實亦無德可儉不敢妄引至言以飾聞聽也采葑采非無以下體倘惟勉思克己而已

記有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春間倉猝遘此大故得用晦兄高誼幸爾克終斂事將來欲舉五喪貧士何以爲計凡事豫則立冬間舉事夏秋即當料理所需彼時方無失措之患石曼卿三喪未舉范忠宣以麥舟贈之在忠宣義固應爾而曼卿則不可以是爲心也吾人爲人輕侮總緣貧窮不克自振平生館穀不免口腹累

人小大事來即將告急親友又不能以時相償故往往隱疚在心愚謂今日之事惟有反求諸己有田可賣則賣之有木可伐則伐之一身而外皆長物也將以奉親而親不存將以遺後而後人未有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從旁之人咸懷此心矣虎視耽耽其欲逐逐凡以餘燼未盡之故耳今日爲親而盡力從事雖即飢餓以死棄捐溝壑不已快然無憾乎古之人所由不以賣身爲辱而恥於發難開之口不受難酬之德者凡以是也以仁兄耿介之性堅苦之操而弟復進以斯言似乎抱薪救火以水濟水爲咸仁兄近事且疚心於播越之中顛沛之日夙債未能頓償之故

也因益有感於朋友之間生平即無狀未嘗不佩服久要之訓至於親賢樂善之懷則雖老疾猶不敢衰而近年以來氣色殊惡死者已矣生者五六七人所稱半生莫逆者也乃至妄生嫌疑如以此身入於荆棘之林使人動而得刺不敢不局不敢不蹐非有自反不縮之愆也非有獨立而懼之情也凡以欲終前好不敢蹈流俗之薄習耳然修己不力竟使朋友視予不啻如負塗之豕載車之鬼可歎已而仁兄復以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爲教是徒重祥之過而益見拒於故人也夫人方將拒我方將疑我欲苟同於兄而愎不受善而可眞聽從所教乎祥則願兄三復不

爲已甚之言擴包荒之量已之心跡不必急明人之賢不肖姑勿指實以益朋友之嫌貳也況人各有分量受者雖欲加諸膝不能引之使亟憎者卽欲墜諸淵不能擠之使輕適足自見其私耳此箇私心起於意必成於固我始於克伐終於怨欲方其失之初不過一蔽自此而陷而離而窮勢必駸駸不已此種心術在野在朝總足以造爭黨而敗善類生心害事作事害政流禍當不小也吾人學問之際不可有一髮私心不可有一念不本天理凡以懲戒於此而省察克治不可不力耳子高兄欲遣長子來弔兄之哀祥代爲力止之蓋方有子厚兄之喪未知何時得來相

答故也恃兄見鑒於形迹之外若在他人又足生疑矣

與朱韞斯

音問久疏度吾兄今歲知已相對心緒已大不同病體亦日康也但吾人未死前一日讀書學問之益不可使虛極願與知已共相砥耳恭佩兄之爲人亦仁兄所素知者今春以不平之言深受匪人之辱聞之可爲髮指鼠雀之累幾及半載欲因我兄以商之令表兄杞老必有過人之見以教之也葢吾邑倉場之弊極矣眞遠近郡邑之所無者無論其他倉夫頂首多至一百五十兩凡邑之紳衿以及公子公孫公兄弟以及衙門之豪無非幷倉夫者良民其忍

言哉綦佩兄以一人觸眾怒勢已孤危鄉邦之人無可發口者故特爲之前導當不爲有心人所外也

與朱韞斯

某人來知吾兄近況艱難朋友問不能爲助奈何奈何但於此當思生於憂患困而不失所以亨之義吾兄向所持窮且益堅一語今驗之果何如當有得力處也前見兄與薛楚玉來劄云不得與渝安及弟時時商量此言亦未可全諉之也古人明夷蒙難何從得友朋之助乎要當思則補之耳

與呂[illegible] 丁未

暑月曾一至郭外度不能從容請益復恐一宿再宿即不免應酬之煩非賤軀所堪故寧不見兄而遄返也前書一十四冊已達東壁無誤否韞兄東來具述雅意因嘆兄苦心量其事勢亦有難以恝然者重違台命實非初心所期也韞兄嘗以弟之行逕類乎柳下一派今竟援而止之而止矣仁兄得無缺缺乎竊意令子春秋方盛正宜强學勵志以規無疆之業萬不當以弟之故久虛師席也且弟實碌碌無可相益恆自深咎塾書三十餘年子弟從之未有一二當意者即其效亦可覩矣鄉國名賢不乏兄亦何取此人而懃若是哉平生拙學不敢自掩者性是篤信儒先

以小學近思錄爲四書六經之戶牖階梯而吾人立身爲學苟不從此取塗發軔雖有高才軼節焜耀當世揆以聖賢所示之極則終有偏頗駮雜之嫌未足與於登堂入室之林者也然此二書展卷讀之刻期可了無俟經年越歲始能得其嚮方加以令子美質稍得良師友之助以弟廢鈍之餘方恥瞠乎其後何心抗顏承命冒昧以前耶疾疢日侵志氣頹落匏繫若此惡能復進於學以期桑榆之收徒然忝欵仁兄其何以砭我也久感至誠謹陳區區以爲就正之端不盡不盡范刻懃若是疑當作懃懃

與呂[illegible] 丁未

月杪曾抵郭門因館人艤舟待發遂邀蘊斯兄同歸不及踵門請益也蘊兄具述明德於鄙人輒有葑菲之采慚愧殊深又懼無以奉報知己謹效芻蕘之貢惟垂鑒焉仁兄文章可追作者之林德誼足希賢哲之位先代傳書既富而生生之資又足無求於人年來徒以活人心切亟亟於醫百里遠近固已爲憔悴疾痛之託命矣但自仁兄而論竊恐不免隋珠彈雀之喻也昔者大禹過門不入爲放龍蛇周公仰思待旦爲盜百姓若夫顏之陋巷澤不被於一夫績罔效於一業天下歸仁焉儒者之事自有居廣居立正位而行大道者矣必沾沾日活數人以爲功哉若乃疲

精志於參苓消日力於道路笑言之接不越庸夫酬應之煩不踰鄙俗較其所損抑已多矣況復絜長短於粗工騰稱譽於末世尤爲賢者所恥乎弟固於知交之欲以岐黃之道行世者往往諫止而於仁兄爾切切也非不知衰病餘生緩急幸有賴藉然不敢以私利忘公理也仁兄往歲嘗與祥言於擊干之書連犀亦旣夙有是意矣何以久而未決也將亦求者踵至弗忍遽絕耶鳳凰翔於千仞烏鳶莫得而干之夫物情則固有然者矣韞兄耿介之性困而益堅去冬非理横干得仁兄爲之排解所患亦復無恙雖祥聞之猶將手額何況身受之者語云善人在患飛救不

祥獨異從而擠之如弗克勝者誠不知其何心耳來年做友巖貞虛席以迎之而以親老不能遠出固辭矣不審上邑父兄有能爲子弟致良師者否方今師道難言之矣如烏程淩渝安嘉興朱洽六武塘計廉伯諸兄德行文學均足師表於時而均苦於處非其位如旅之九四我心不快者若韞兄所遇尤窮則幾於上九鳥焚其巢矣庚亦仁者爲之惻心已久自古獨行之士其窮容有甚於韞兄者然或慕義於遠方或推高於異代至同閭並世則嫉娼靡不侮而嗤之以今視昔人情殆無不然自非達識不能破流俗之拘攣違衆咻而持獨毀者也附便及此不盡區區

與呂 二

初春一晤備聞欬益高明所見俱非時賢能及服膺之私何日忘之晝永春深緬惟進德不倦自傷老大瞠乎後之慚負何言西安藥靜遠訪道抵吾郡其於仁兄文章道誼之慕既非一日弟忝同學敢介以前然於且兄亦有素也仁兄相見淺深當自悉之舊作二稾附教回思去日忽已一紀齒髮空衰業靡增舊悲歎如何

與呂 壬子四月

陸埼荷先生一體之仁三錫寵覩雖生死未可知爲德已至渥矣孝垂兄廿六日劄附覽過此又下積垢一二服痛

亦止雖粒食不進日飲酒二三盃痢色亦澹弟告之當守尊方服藥以俟天命竊取解利西南無所往之義未知宜如何也弟自疾初作及今十月不敢親書卷筆墨自知過失日多義理昏塞故奮然出門以親道誼不謂德旌已西指矣案頭忽見天蓋樓觀略之顏深疚修己不力無一可爲相觀之益而復直諒不足不能先事沮勸坐見知己再有成事遂事之失凡連歲以來所爲適館授粲之德將何所爲夙夜內省其亦何以爲心耶仁兄少壯折節求友可謂衆矣總始終而論負兄之德意者蓋已不少若弟今日之疚惡豈非又增一人乎如兄賦稟之高明嗜善之饑渴

與夫擇道之不惑見義之勇爲種種懿美何難進造比肩
於千古之人豪顧將久與昏濁之日茍盜浮名之輩流動
若絜長角勝者某雖志行不立私心不爲兄甘之往時嘗
止兄之學醫實懼以醫妨費學問之力今去此又幾春秋
矣自兹以往少壯强力更有幾何誠慮行年卽若衛武已
去其半中夜以興雖若橫渠猶將不及堪爲若此無益身
心有損志氣之事耗費精神空馳日月乎昔上蔡强記古
今程子尙以爲玩物喪志東萊日讀左傳朱子亦以其
何況制舉文字益下數等兄豈未之審思耶鳳凰
翔於千仞何心下視腐鼠隋侯之珠不忍於彈鳥雀祥固

知言之於今日無及於事矣但前此未之聞抑古人有言非告旣往實欲慎將來耳伏惟鑒此硜硜急卒此役移此副精神惜此時歲月爲世道人心久大德業之計作字至此心煩手震不能復作然餘生得此亦兄之賜也奚所要焉

與呂 壬子

吾兄一載以來往往疾作已可驗精力不及舊時矣近自一門之內遠而覆載之閒有多少擔荷須此身以幹濟何可令其漸就衰損乎老氏之養生總是私其身吾儒之養生只爲公其身也統惟珍重

與呂[blacked out] 壬子八月

十有八日舟至不及待兄之歸雖爲秋祀遄返於舍然抱歉甚矣尊體竟已復初若東行汲汲未嘗不深西馳之懷也屢歲承吾兄德義之愛自惭德薄義涼無以爲賢子姪分毫之益內省之疚莫甚於茲至於春間所商名臣言行之錄輾轉思之有未易從事者非特耳目所及百無一二又自揣量非著作才而三百年間紀載大都失實不可信於後世國史家乘一耳又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其間豈無訏謨碩畫堪勒彝鼎者但殘經永樂諸臣變亂删修則已盡非事實其後數大節目如復辟議禮以及三案等

事當時人物闕之不可闕載之弗堪載至於嘉隆以後大臣之行修言道者幾人錄其節義則似獨爲節義一科錄其循良則似祇爲循良一種乃若學問之士其自月川河東聘君敬齋而外則已不免墜緒茫茫矣文學則自遜志一峯諸君子而後知其人者有幾然遜志之文存亡幾半一峯之集純駁互有其餘無論已更有難者東事始末是也種種三思未得其妥若欲旁搜廣覽發潛導隱無論海內文集難以備收兼自賤疾至今心力衰短晚暮韶光寧復幾歲先代遺經未暇玩心以祈有獲庶幾桑榆之末效而復馳情野紀知小謀大妄希表見於斯世眞所謂徇外

爲人去珠玉而求敝屩也初夏承商兄委批傳習錄此固商兄斯世斯民之心切切於出焚援溺故不擇人而呼號以厲之竊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筆舌爭者抑中閒詖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失蓋有辨之不勝辨者故亦未之舉筆年來燕居深念先師遺訓非其義所出一簞之食不可受於人而漫承兄與商兄之惠夙夜怵惕不能自寧今幸賤體稍之去秋稍覺安捷意欲仍如曩時就一課讀之館以畢餘齒猶得自食其力託於沒世無聞之義但平生未嘗就人覓館席令使無人相招固已自分枯槁楊園之鄉若非遠所及或以子弟見屬則往

而就之度亦兄與商兄之所許者因小伻便走謝溪布此區區來月望後收穫西歸圖晤不盡

與呂[illegible] 癸丑

琴書出門之後耳目開滌胷中日加灑落知所得彌多也但游通都之會已閱三朔南北人士往來繁庶交遊必日廣聲問必日昭恐兄雖欲自晦亦不可得迂鄙私憂誠及於此以兄商明固已洞察微隱無俟多言種種多懷不敢贅及春前承有東莊度歲之約及今思之修竹高梧紅蓮碧沼坐使幽人獨藉其中爲樂雖自有餘而意終未盈也何若主人來歸共此晨夕乎韓退之云有以志乎古必有以

還乎俗近本此意致書友人略言君子之儒遜世无悶究
竟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小人之儒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贏
得身名俱辱其界分所爭要亦無幾只在辨之於蚤固知
微生之見宜爲舉世所疾附此相質未必不爲知己所可
也手目作苦瞖月有加爲字不恭希鑒日前與佩葱論及
以約鮮失之義佩兄云此意可進之[illegible]并及
連歲災歉既無祿仕之義復絕上下之交自分溝壑無疑
承兄與商隨歲致粟米兼金疾病則加之以藥物因得稍
延視息德至渥矣賜至重矣但商兄嗣息未舉諸姪親戚
類皆下愚不移之人惟沈氏犂從有意爲善而賦質鈍弱

不能興起夙夜念此惟有靖節所云冥報相貽而已兄則子孫衆多生具美質遠維周南召南之盛近追中原文獻之休咸可幾及不使古之人專美於前也是以經月不通聲問中心輒已弗寧閒過語溪未或不以道義相示此則區區素懷所欲竊效於兄者也願兄早歸詩書師友日相敦勉以期有成十年五年之後氣象更將何如祥又啟

望日之夕與兩令子載臣霜威宿於東莊步書檢來二字貽無黨覺而思之不爲無義無黨平日終是此二字分數少康節先生稱風流人豪然往往書此用意可知所以百泉山中能冬不爐夏不箑也查漢園兄竟已古人海瀕氣

色何宜零落至此先是祝開美吳仲木襄仲俱已早世今復失漢園可歎可歎又及

弟年來每至炊煙幾絕意外輒有相繼而又非不義自信人生有命何必傾心以營一飽間以舉似朋友有議者曰此不可效也吾人若此則立槁而已竊以議者之意誠爲愛我然尚是信命不及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然否如何載臣將來聞有賣藥語溪之意果爾將與詩書日遠賈衒日近初志不期損而日損已佩蔥往歲欲學醫尚不敢相勸載臣又未及佩蔥如何下此險著

與許欲爾

湖樓之晤雖再晨夕而吾兄平日用功次第未及詳也別去殊爲歉如又自惟忝辱兄下交以來十數載於茲相見固稀然相見輒私羡必有進步兄可謂能日新其德者矣是則虛下之懷求益不已似謂不佞祥亦容有芻蕘之貢其實祥何所知而有益高深之萬一哉惟服膺陳先生惓惓改過之指參以所聞先儒之論以爲改過必先知其過而欲知其過在先明乎善欲明乎善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功不可不從事也所謂格物也不明乎善而能誠其身者未之有也承示淮南公遺事貽我高矩所貺實多謹謝目昏不具悉

與許欲爾

連日獲接芝宇領略道味不覺意深雲兄過山居極願緣此一訪新益因迫祭埽又小兒初擩以出身類保姆不能晷刻相舍自此知己會晤當益希矣此狀大辛令叔當已詳之左右也往者存雅堂座中承教以前輩得失不必深論吾人但師法其是以爲爲已功夫可也於時適有繼至者彼此之說俱不及盡次早復不得閒未及相質耿耿至今敢因筆墨以請正焉竊以前人已死其得其失論之固已無益於彼在吾人既欲取以爲法則其得者固當擇而取之其失者亦當擇而舍之也是固不可以不論之詳蓋

子所謂尙友古人讀書論世不可不知其人也學者若止爲人則人有耳目人有心志擇之精與不精取之得與不得以爲不與於己而姑置之可也然此念已非斯人吾與痌瘝乃身之誼已若果眞切爲己則聞一言卽有一言之損益見一行卽有一行之吉凶正猶飢渴者之於飲食疾病者之於藥物惡可不辨其可否而漫嘗哉弟少亡師友不知學問之道任意取舍固常遇毒見凶噬臍何及者也故於知交之虛懷篤志者閒以恐夫一得差而不可至者及所嘗失足悔而知返而已日暮途遠者言其一二而聞者初未之或信是恐無異適於山者遇虎見傷幸未卽死

遂後來者語以虎伏之穴其情辭顏色不免駭眾或過若後來者不察而訶止之甚者疑其不識騶虞錯以爲虎而直前履之也則於爲己爲人之分可不俟多言而決矣敝友吳仲玉若中髮而好學者也嘗語祥曰吾人爲學只擇其善者而從之不當守一家之說祥答之云若此固善但須擇之精退而其弟人伯貴祥云家兄此言是蓋短語故不及不善而改兄不與之分析而爲此婉語非切磋之道矣不一二年聞仲玉已受渠和尚衣鉢之傳甚矣學之不可不慎也傷哉斯道孤危惜不獲起先友而羽翼之也速日課誦事輟閒暇作此附瀆惟不吝往復

答許欲爾

季兄以上老連經凶疾繼以喪役已不忍問及前項矣茲荷垂情風雨命使非特季兄感佩高誼而已日者猝遽言別情緒慨然聊足慰意者爰立令子賦質醇美繼述可謂有人爰兄其不死矣乾老疾勢且進大慼不解如何如何

答許欲爾

示兒鄙猥過辱虛懷謙謄寫崇教目下踐更之局想已竣事薦災之餘適復值此爲力倍艱愧忝交末不能稍佐一籌抱歉何言辛老山陰之游旨旋有日耶吾人惟有力田代食可以俯仰無怍若不免飢驅雖復較量於五十步百

步之間壯夫意氣得不為之摧損邪念之徒為悼歎初旬便過湖頭尚圖頁晤不悉

與許欲爾 庚戌三月

客冬晤游遂日益自乙未翠薄之後又一聚樂也別後知所養益充所得益深令子今年下帷俱在山中抑長君仿遠出耶竊謂少年出門大非易事會城風色不佳何如閉戶發冊兄弟朋好相與切磋之多益也不則端老在半邏往來亦易負笈從之不特親炙有道足以興起主人家法豈不冠絕一時耶承示高予節要閒一讀之尚嫌數條有未要者於其所錄之有未要不能無疑於要者之未必錄

也成書眞不易言今人率多草草動云存其眞面目而已竊以傳書與著書不同著書本其人之所得瑕瑜高下其面目不能自掩傳書當以世教爲心苟其立言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則還爲之深沒其文以毋滋惑世誣民之禍則於作者旣爲愛之以德不令叢訴於身而在我亦不得罪於天下後世如忠憲其人誠君子也但當時訂文集者固已失之於前而今茲節要復不能正之於後則亦忠憲之不幸也承兄惠教不敢不質其疑又此亦係學問之中明辨之一端非欲與世故爲同異以取尙口之窮也幸毋以老病之夫不足與言而棄置之終虛論正也初學備忘

本不堪呈覽前因仲木兄之采取故不能自隱又緣幾臣兄不遺葑菲漫爲錄出乞以原本仍致商隱以歸幾兄爲感紹衣兄於學進步必多令大辛叔近況何如聞有西過語溪之意果何期也附此殷殷外一緘煩遞乾翁

與錢柏園　王子

旱色甚寒忽念陶公二語本旣不豐復老病繼之又念菊制頹齡之句乘此午暄采得菊英一器將入桑葉爲餌以代藥物因饑歲不能覓錢買藥故也忽接得故人詩卷略展玩之其間過柏園及哭近修諸首眞所謂朋友性命者也前聞將有遠行意欲於扇頭書陶公止酒一詩贈之以

明區區不審柏園以為何如老婦病起日以弄外孫為事不知其他無足為念總之吾二人困狀相同餘不暇及啟祥拜復柏園老友

與張恭佩

令子過寓而具贄儀固非仁兄稱力之舉亦豈弟所以承兄兄託之心處己處人兩有弗當矣過薄非道義也過厚亦非道義也人事應接皆然況在相知之深者弟不敢受謹留此以為寄膳之資則在弟可以相安而在兄亦義所可出然以貧窶故不得已究非初心也來朝遠行日暮聊具尊酒與仁兄話別盤菜蕭然或亦君子之所取因器重

之便率此不盡

與張恭佩

日者出邑適爲不中未歸不及一晤爲歉今日試事在仁兄所謂未能免俗得之不足爲榮不得不足爲慍兩番較藝弗前固知視同飄風流水不以介於胷次也令子秋冬以來不復命至寓舍極知仁兄念弟貧窘不欲以饔飧之事相及但弟之貧常也蔬食弗給豈緣令子一人去來以爲加損令子向來失學仁兄出外日多城中氣習極惡漸濡及此不加力學更二三年雖欲爲布衣醇謹之士恐不可得此弟所切切爲慮而未能得閒爲兄罄盡言之者也

歲云暮矣將來弟不能不去此遠遊讀書一節惟深爲令子計之總之邑中決不可令久習也年來仁兄下帷何地程氏仍有相延之説否借此以課習令子亦一便也令先人葬事弟略思之若欲一時並舉力必不能莫若來年冬間先舉令先祖之喪而以社中十餘金爲傍不足則仁兄勉處數金而更益之親友之襄事若令先公之喪事則弟目前與漢鄰公偉諸兄商之目下里人欲舉二十金之會以葬其祖則莫若仁兄勉與一會寧遜讓居後俟逐年積漸發出至期收之以舉事則不出四五年亦可完生平二大事更不必多所經營也仁兄以爲然否

答張恭佩

令子資質儘可學問但一向荒廢經書俱忘目下日理孟子四書既熟然後溫經理書之外手抄正學先生集數行與之讀略爲解釋文義今歲熟得經書明年更可商量功夫只可積漸做去若他日成就之大小則一存乎志一存乎命而已大也月初已行尊扇已代致之甚佩服明訓將矢弗諼也所憂者自今以往入世益深爲學之志不篤不免漸失本來耳子爽邇可朝夕同事極望勉以道義後生從此植基異時入世倘恐胥溺若一向利欲薰心根本先壞向後可知矣器重到蛟川後意思如何途中極聞開罪

於仁兄此亦可言弟之罪也平日憬翁格言甚多家風頗爲謹約子弟守此亦可少過又辱吾儕迂腐之交幾年於茲不知何以動多乖張想見胸中一概藐棄落寞之入也然幸仁兄益切磋之吾人今日止宜耕田負薪入深山而友麋鹿絕不與世人作緣可以放懷自適若不能然而尚欲餬其口於四方則是自處固已出於辱身賤行而欲人之致敬盡禮宜不可得故弟平生於處館一事只作傭力而未嘗自視以爲先生者也此亦仁兄之所素悉而非自今言之也

與張恭佩

訟事不知何日可結貧士久累其身困苦如何不能一奮同仇之義徒有內慙而已目下事勢度亦能勝但恐勝而不盡其法使鼠輩有所懲創將來未免氣燄益張則桑梓之弊滋深耳語溪之劉每作輒似有沮不知何故正恐雖爲此行未必有濟茲特附上行止惟尊裁之此事了局之後特望飄然高舉與二三知己作耦耕之計詩所謂稼穡維寶代食惟好十畝之間桑者閑閑是也處亂世生汙俗蟬蛻物外猶可自適吾兄倘平之願已畢亦復何心屈辱塵垢中耶種種未悉

與張恭佩

弟往年曾以元城康齋書屬邇可鈔錄一卷不知邇可沒後其所鈔仁兄簡得否若有可尋倘望留意也弟不錄副本故耳里中子弟大概輕猥此子質美惜無讀書之命旁人不能成其志今竟夭折念之傷痛一門孤寡聖揆能加意照卹否念其兄弟往年急難之情眞如骨肉一旦相繼早世衰病餘生徒然負疚耿耿此衷未審何日可對泉下人耳兩棺尚在室中抑已遷至墓所乎念之念之寒食返舍圖晤不悉

與許元龍

年來衰病益甚親舊往還益稀加以目昏手震雖筆劄之

屬不能如往時之便矣仁兄必能鑒此不我督過也初夏曾一經郡中見施先生及諸相知粗聞近履之概而以蠶月遄返不遑走候爲歉乃來書猥以不虞之譽相加眞愧汗無地也拙學從無所得特以迂拙之故守義安命不敢妄有所營即館穀一節豐歉不以經心其席之有無久暫莫不聽其自至而已然往往得之過分未嘗不以內媿於心蓋驗之從遊少年罕有好修之士即可見某之無術而有負主人之厚德多矣所諭皇夏兄本名家之子往以外誘一旦失途固爲可惜若能不遠而復折節整躬以爲維新之圖誠光於祖考之美節也昔者託於交末聞之喜躍

更何敢自外但內則有兩令叔之典型外則素有施先生與仁兄之陶鑄其於鼓之舞之之益夫豈淺淺何有於鄙人哉顒俟德起行修以寫故交之懷而已近緣婦病在館之日殊少切勿枉駕懼失追陪容日自當造郡專叩附此不悉夏兄乞道意

復諸友

去冬辱諸仁兄寵命之臨重以元龍兄屈己之顧義不克違竊假葬親會之末議得遂請敎之素懷不圖諸執事過加隆禮約菴至幷望日之會以行之使祥一旦處非其分當日惶悖不已退而慙愧益不可言乃諸執事不以疇昔

之舉深失禮於人之悔復枉敬可兄申以後命未及拜答而約菴書下更誨切言之此固諸仁兄皐皐求仁義不擇芻蕘而問之盛心乃履祥何人斯尙敢不自揣量妄以承命哉敬布本末以辭於下執事惟諸仁兄垂鑒焉顧區區私衷所以佩服德義而不敢不期以相勗者蓋自文微道喪以來人心一溺於利欲一溺於邪說詖行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以淪胥塗炭至於此極也其在於今猶未懲艾父兄既以舊聞習見安爲當然貿貿以日趨於行險僥倖之塗而不之悔悟子弟承服其訓益將深漸而力摩之囂囂詡詡自以爲得而莫覺其非閒有一二不欲等於流俗者

高談性命而不知日用當行爲何事文章智略夸絕倫等
而不思我所固有爲何物大學八條目中庸五達道篤志
力行者幾人哉以是相尋生心害事干戈禍亂宜無已時
也天地之生人爲貴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謂其身不能者
自棄者也謂其人不能者賊人者也吾人隱居求志舍居
仁由義何事哉試一一循省今早作夜思旦晝之所爲果
能無一害人之心否耶果能無一穿窬之心否耶充無欲
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其能無過不及皆中天理不失
之爲我兼愛執中無權否耶有過不及其能遷善改過否
耶何修而知之明何修而行之果無曲學以阿世不欺已

以欺人雖無文而猶興俟聖人以復起以此終身求之眞有據乎若涉春冰茫乎其無所畔岸者矣弟愚而不明柔而不強虛生覆載之間奄忽與草木同盡無惑也願諸仁兄及此盛年努力於進德修業以無貽末路之悔固以成已亦以成物使弟衰病之餘猶得仰藉提誨切磋之益以稍補蓋於後則幸甚幸甚精力頹頓一劄之報遲以半載勉就楮墨動見謬迷統惟原宥不一

與施易修

奉教而後陰雨隨之竟不及再請見也先師奏議及乾兒著述確爲錢使浮沈故并尊劄亦不達此數年來所僅有

之事可知寄空書易別附一物卽有可虞也延陵惲仲升兄年已高於錫山山陰兩先生之學所稱深造而自得之者將於歸途特留信宿就正念今還者無多先生必所欲見特此附聞

與徐忠可

比日郡中人情聞稍安靜然總之未宜入城也承惠良藥雲老云且未宜並進目下服腎氣丸畢乃繼以河車丸故尚珍藏以待耳一二十年來每遇顛沛疾病輒荷雅德念無以稍酬萬一庶或以平生拙學爲令子磬竭而未得其會今者干戈甫興疾困日憊誠恐一旦不及徒抱耿耿如

何如何語水及門所槩㬋歲鄙言謹以五帙呈教其未當

者希示不一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七終